

橘

文苑



责编/范亚湘 美编/何朝霞 校对/肖应林

漫画何朝霞



第五章 几回奏凯几行泪 一度秋风一瓣香

“一座天心阁，半部长沙史。”天心阁虽然历经修补和重建，但其气韵一直流淌在长沙的历史长廊中。风云际会的天心阁上，那种“心忧天下，敢为人先”的城市精神，随着时代的变幻而汨汨冒出来。

1915年5月的一天，一学生模样的高个青年，来到天心阁，尽管当时天心阁上阳光和煦，气候宜人，但青年看上去有些情绪低落，甚至有些迷茫。当时正值袁世凯签署“二十一条”卖国条约的消息传来，举国上下一片震惊和愤怒。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这位青年对教育救国与改良主义抱有的那一丝幻想彻底打破了，但救国救民的道路到底在何方，他陷入了沉思中。

这位青年，便是毛泽东。那时，他正在第一师范学校求学。求学期间，毛泽东经常从妙高峰抄近道登上天心阁，面对浸染着岁月风霜的古阁，他脑海中时常萦绕着一时难以找到答案的“时代之问”。有一次，他和他的老师黎锦熙，方唯夏一同来到天心阁，看到青年毛泽东情绪不高，老师们便指着天心阁檐柱上的名联“四面云山都入眼，万家烟火总关心”启发他，毛泽东豁然开朗了起来，并悟出了一个道理：只要将“万家烟火”这四个字所代表的天下忧乐记在心上，人自高远，心自广博，“妖雾弥漫，总不过是一时的过眼烟云”。当晚，毛泽东奋笔疾书，写下了“五月七日，民国奇耻；何以报仇，在我学子”。后来，毛泽东走出校门，通过徒步游学、开办夜校等社会实践活动，开阔了视野，他更清醒地认识到只靠教育和改良救不了中国。

可以说，天心阁，见证了青年毛泽东“问苍茫”的过程。时隔45年之后，毛泽东于1960年5月，又一次登临天心阁。他情不自禁地感慨：“风雨古阁，旧事难忘呀！”天心阁，承载了许许多多的旧事，而这些旧事，往往开启的是一个时期的新篇。“湘江一碧水如油，万里云山古翠浮；未必儒生逢世难，悲凉不是杞人忧。”这是维新志士唐才常1898年登上天心阁时抒发的情怀。当时，唐才常和熊希龄、谭嗣同等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，创办了政治学术团体南学会，天心阁是集会的主要场所。“开民智，伸民权，一民心”的维新思想通过天心阁更广泛地传播开来。

1905年，革命党人陈家鼎受孙中山、黄兴的委托，由日本回湘组织同盟会湖南分会，禹之谟任会长，机关办事处即设在天心阁三楼。1911年3月2日，革命志士、新军领袖刘文锦召集56名同道之人，在天心阁上谋划起义之事。与会人员面对湘江，共同宣誓，共约死生。同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爆发，长沙首先响应。18日，焦达峰、陈作新密约新军在天心阁中策划布置，22日起义一举成功，胜利的大旗，插到了湖南同盟会最早的秘密领导机关天心阁上。

抗战时期，天心阁更是“硬扎长沙”的见证者。由于天心阁占据长沙城内的制高点，三次长沙会战，天心阁都成为抵御日军重点布防的主要阵地。天心阁还是抗战中的防空观察哨所、防空警报台和反空袭作战的高炮阵地。第三次长沙会战时，有人记录天心阁的战斗场面：天心阁成为最前沿的高地。在这块高地上面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敌我在短兵相接时候的肉搏战，而在枪炮交响声中，天心阁这块高地仍旧矗立在南门的边缘。

抗战胜利后，担任过第73军军长、亲历长沙会战的抗日将领王东原，于1946年6月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，他决定在长沙会战的重要纪念地——天心阁内兴建一组纪念性建筑，以永远纪念在长沙抗日会战中牺牲的将士。建筑由崇烈塔、崇烈门和崇烈亭组成，位于公园北大门至天心阁城墙下的一条直线上，从低到高，拾级而上，仿佛奋勇抗敌的将士们就浮现在眼前。崇烈塔等落成之日，王东原撰写一联哀悼抗日阵亡将士：“恭领师干，几回奏凯几行泪；为崇功德，一度秋风一瓣香。”

阁楼无言，城墙无语，但历史的回声总在耳边响起。2005年11月12日，抗战胜利60周年和“文夕大火”67周年之际，长沙在天心阁西厢的一块绿地上，立起了一尊“文夕大火”警世钟。这块重达1吨的青铜大钟，悬挂在残垣断壁造型的铸铜雕塑横梁上，告诫后人永远记住这一天：1938年11月12日。

战火让古城长沙一度成为一片焦土，3000多人葬身火海，40多万人失去家园；如今，在曾经的焦土上，不但“长”出了崭新的天心阁，一个现代化的新长沙也正在拔节生长。天心阁是古城长沙孕育的一个命运多舛的孩子，有记载的改建、扩建、大修、重建超过20次。在岁月的变迁中，天心阁由观星之所，发展成为文脉之地，直至成为守护城池的屏障，那里的城墙上，上演了一轮又一轮血与泪的故事，记录了一次又一次胜利与失败的经历。天心阁上的一副对联，似乎在时时提醒，在岁月的深处，总会有萦绕于怀的梦想和情怀与时光同在：“访胜上层楼，美景宜人，览物莫忘国家事；凭栏思屈贾，高风在抱，放怀须继古贤心。”

“千秋人杰数今朝，一阁城南开胜境。”初秋的夜晚，走进天心阁，看到的是灯火通明的建设场景，全省首个光影项目的实施正在进入扫尾阶段。这个月底，夜游天心阁项目便会向市民开放，届时，人们将在魔幻的光影中感受着长沙古朴与现代、历史与未来的独特魅力。



第三章 故城自有千秋意 峻节能牵万古情

为什么长沙其他地方的古城墙没有人舍命护卫，而独独天心阁这一段251米长、13.4米高、6.1米宽的古城墙，能够历经风雨而依然巍然矗立于大城之南呢？这无疑与天心阁烙下的独特文化印记有着必然联系。正如长沙书法家胡六皆先生书写在天心阁迎曦亭上的对联描述的：“故城自有千秋意，峻节能牵万古情。”

天心阁上要表达的“千秋意”，要承载的“万古情”实在太多了。

不知哪一个良辰吉日，也不知哪一位神人大仙，突然在古城长沙东南方山丘上的一个最高处，发现了一块风水宝地，尽管那里还是遍地荆棘，荒无人烟，但还是有人给这片山头起了个很大气的名字：龙伏山。有了洋气的名字，便开始讲洋气的故事。当时的星象学家，应该颇具浪漫情怀，他们在龙伏山上看不到龙，但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，由此传播开了让人激动千年的故事：龙伏山山巅，正对着天上的一颗星，那颗星就叫长沙星。于是，有人就地取材，用山土作砖，山木作料，在山巅上搭了可以观察天象的台子，给台子取了一个诗意的名字：天星阁。明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年）善化县（长沙）知县唐源在《分地方详》中记载：“善化所辖城内地……南抵天星阁。”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“天星阁”三个字的组合。

看星星看久了，也会觉得单调。“天星阁”便慢慢增加了别的功能。清乾隆初期，有人又在这块龙脉之地建起了文昌阁，供奉文昌君和魁星相，引来无数读书人朝拜。阁楼经不住风吹雨打，到乾隆中期，阁楼坍塌。清乾隆十一年（1746年），进士出身的杨锡绂任湖南巡抚，这位江西老表，对地域文化情有独钟，在他主持下，重建阁楼。他引用《尚书》“咸有一德，克享天心”之意，将新建阁楼命名“天心阁”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从湖南新化走出来的建筑学大师刘敦桢，将天心阁的修建推向“新的境界”。刘敦桢是我国建筑教育和建筑史学领域中的奠基人和泰斗，和梁思成齐名，在中国建筑界被称为“南刘北梁”。1928年，宁乡人鲁岱接任长沙市政筹备处长，呈请省政府拨付专门款项，天心阁进行重建。重建工作由刘敦桢主持，他为了使新的天心阁和旁边的古城墙融为一体，凭借自己建筑学专业的绘画功力，数易设计稿纸，终于把一座崭新的天心阁镶嵌在了天心公园里。重建的天心阁，三阁鼎峙，气度不凡，阁之南北两端，以古城垣为引导，中嵌石礎，左右护以白石栏杆。阁上画栋飞云，珠帘卷雨，别有一番新气象。

可惜，1938年的“文夕大火”，将刘敦桢的心血之作烧成了一堆灰烬。1983年，在原址之上，长沙决定重建天心阁。因无老图纸可依，便在全市征集设计图纸。后来有一位老人献出了珍藏的原阁大幅正立面照片，根据这幅照片，才确定了重建天心阁的方案。1984年12月，重建工程竣工，既恢复了古阁雄姿，又展现了长沙新貌。天心阁重新面世后，当时主持修建工作的长沙市副市长潘基福心潮澎湃，激情难抑，写下联一副表达自己的心声：“高阁出霄霄，揽衡岳抚湘流，纵几度沧桑，卷雨云飞，终如人愿；古城多胜迹，缀珠玑添锦绣，系万家欢乐，鞠躬俯首，毋愧天心。”

第四章 四面云山都入眼 万家烟火总关心

登上天心阁古城墙，临风而立，极目四方，远处青山如黛，玲珑可爱；近处灯火璀璨，风月无边。此情此景，脑海中不自觉地蹦出清代学者黄兆枚为天心阁题写的那句名诗：“四面云山都入眼，万家烟火总关心。”

天心阁城墙和古阁到底始建于什么年代？至今没有发现明确的记载，但天心阁上与万家烟火发生链接的故事，一直持续不断地书写着。

在不灭的“烟火”中，天心阁上烧得最旺的那把火，无疑是“文脉之火”。在清乾隆以前，天心阁和文昌阁分列两侧，但供奉文昌帝君和魁星文昌阁，似乎更受青睐，受到士子们的顶礼膜拜，乃至天心阁一度遭到冷落，因为年久失修，至乾隆中期，天心阁悄然废圮。后来重修文昌阁，仍沿用“天心”之名。从此二阁并为一阁，而重修后的天心阁，文脉之地的作用更加凸显了。

天心阁的朋友圈，最多的是文人墨客和各路名士。尤其是城南书院迁址城墙下，给天心阁带来了更多的流量。城南书院其实开始并不是一个书院，是南宋大儒张栻之父张浚建在城南妙高峰的一处居所，建于宋绍兴三十一年（1161年）。后因张栻和朱熹曾在此讲学论道，城南书院便因此声名远播。张栻召为吏部员外郎回朝离开长沙后，书院逐渐荒废，只在妙高峰寺内留下张浚手书“城南书院”四字匾额。城南书院真正成为书声琅琅之所，是

榭风，与黛色烟鬟，如列户牖，盖极城南之胜概萃于斯阁……郡志谓为天心所属，是以代有贤良，道德文章、忠义勋名间见叠出，以扶世翼教而跻民于仁寿……则所以振人文而答天心者，于是乎在，岂徒为青鸟占形胜，漫作游观之地也哉！”

此次大修之后，奠定了天心阁由观星之所到文脉之地的地位。

天心阁古城墙上，那枚著名的“红袍大将军”已是锈迹斑斑。拂开尘封的历史，可以看到天心阁曾经的遍体鳞伤。天心阁是老长沙城的制高点，下面虽然没有城门，但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，太平军势如破竹，奔袭长沙，原以为可以轻取这座城池，谁料，一声炮响，太平军猛将萧朝贵丧命城下。其实，当时由于太平军昼夜攻城，天心阁也是千疮百孔。第二年（1853年），湖南巡抚骆秉章利用战事平息的间隙，对天心阁古城墙进行整修，并在天心阁左右两侧加设炮台九座，派重兵把守，天心阁军事功能从此大为强化。

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，湖南巡抚谭延闿再次对天心阁城墙进行加固，将城墙顶部扩展至七丈多，新建阁楼宽度比原来增加一倍，高度达五丈；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，湖南巡抚李瀚章历时5个多月，对天心阁进行了精心修葺；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，湖南巡抚刘崑对天心阁进行全面修缮。在主阁前建两层副楼，副楼前开有一条南北向通道，通道靠城墙边沿上建有石护栏；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湖南巡抚瑞澂对天心阁再次进行大修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从湖南新化走出来的建筑学大师刘敦桢，将天心阁的修建推向“新的境界”。刘敦桢是我国建筑教育和建筑史学领域中的奠基人和泰斗，和梁思成齐名，在中国建筑界被称为“南刘北梁”。1928年，宁乡人鲁岱接任长沙市政筹备处长，呈请省政府拨付专门款项，天心阁进行重建。重建工作由刘敦桢主持，他为了使新的天心阁和旁边的古城墙融为一体，凭借自己建筑学专业的绘画功力，数易设计稿纸，终于把一座崭新的天心阁镶嵌在了天心公园里。重建的天心阁，三阁鼎峙，气度不凡，阁之南北两端，以古城垣为引导，中嵌石礎，左右护以白石栏杆。阁上画栋飞云，珠帘卷雨，别有一番新气象。

可惜，1938年的“文夕大火”，将刘敦桢的心血之作烧成了一堆灰烬。1983年，在原址之上，长沙决定重建天心阁。因无老图纸可依，便在全市征集设计图纸。后来有一位老人献出了珍藏的原阁大幅正立面照片，根据这幅照片，才确定了重建天心阁的方案。1984年12月，重建工程竣工，既恢复了古阁雄姿，又展现了长沙新貌。天心阁重新面世后，当时主持修建工作的长沙市副市长潘基福心潮澎湃，激情难抑，写下联一副表达自己的心声：“高阁出霄霄，揽衡岳抚湘流，纵几度沧桑，卷雨云飞，终如人愿；古城多胜迹，缀珠玑添锦绣，系万家欢乐，鞠躬俯首，毋愧天心。”

乾隆十年（1745年）。有一天，时任湖南巡抚的杨锡绂赴河西岳麓书院视察，却发现学生寥寥无几，这位特别重视教育的巡抚，探问其中的原因，才知道只因长沙城到岳麓书院“中隔湘江，稍遇风涛，士子即畏涉不前”。杨当即决定在湘江东岸兴建一所书院，解决上学难的问题，恰巧在都正街都司衙门有空署一所，于是将其改建成书院，新建的书院在城之南隅，且距妙高峰原城南书院旧址不到一公里，故校名仍称“城南书院”。仅一个月时间，书院便建成书舍80间，从此，弦诵之声在天心阁下响起。

城南书院在天心阁下存在了77年，后迁到城南书院的始创地妙高峰。由于城南书院的加持，天心阁烟火气更浓了，文艺范更足了。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，吟咏天心阁的诗词和对联大量涌现。据粗略统计，有记载的天心阁的诗联达900多首（副），其中很多都是流传甚广的名家名作。晚清诗坛大家和知名人士何绍基、郭嵩焘、王闿运、王先谦等都曾多次登临天心阁，留下了直抒胸臆的诗文佳作。

文人雅士们，相聚天心阁吟诗作对，成为那个时代的时尚。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年）重阳时节，由著名学者邓显鹤召集，在天心阁举办了一次名士云集的吟诗盛会。大咖们登临古阁，把酒临风，灵感奔涌，风流尽显，这次活动共收集诗稿319首，后来刊刻成《城南唱和诗》集，成为传诵一时的畅销之作。

如果没有二〇〇年前那次以命相搏的振臂一呼，见证长沙根和脉的古城墙就荡然无存了；如果没有古城墙的存在，长沙三千年历史，很多方面便只是一种传说；庆幸的是，长沙还有一个这样的存在，在那里，闪烁着这座城市的史之光，烙下了这座城市的精神之影。

天心阁上最长长沙

胡建红



文脉长沙

时下的长沙，虽然已经进入秋季，但热浪还是一阵又一阵地袭来。像长沙的天气一样，人们对这座千古古城的关注，一直保持着热度；别具风韵的长沙，总有一束束光，吸引世人的注目和向往。在这些光束中，有一束光来自古城东南的天心阁。

最近，天心阁频频名列长沙热搜榜，大家在搜什么？搜古阁的前世，这里是长沙的第一个市民公园，今年恰逢天心阁开辟为市民公园整整100年；搜名楼的今生，这里正在建设全省首个光影公园，不久便向市民开放，千年之前的观星之所，将在这里呈现手可摘星辰的现实场景，长沙人将切身感受梦想照进现实的美妙和浪漫；搜阁上的血脉，千古名阁，只是长沙一角，但正是这块方寸之地，浸透了这座古城的喜与悲、笑与泪、血与火。

长沙三千年，都在光影里。作为长沙现存唯一古城墙遗址，登临天心阁更深层的意义，是探寻千年古城的根和脉，触摸现代星城的灵与魂……

第一章 阁上九霄迎日月 城留一角看江山

100年前的初夏时节，一场又一场梅雨，将长沙浇了个透，整个城市弥漫着一种剪不断、理还乱的情绪。彼时的长沙，正在干着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：修筑长沙首条环城公路。

修环城公路，是三度主政湖南的谭延闿实施“新政”力推的大事。1912年，时任湖南都督的谭延闿，上任伊始，便下定决心，要拆除长沙旧日城墙，修筑环城公路。但因当时军阀混战，政局动荡，这个计划没有实施。到1917年，再度督湘的谭延闿还是心心念念他的梦想，将环城公路正式纳入长沙市政建设的议事日程。1917年1月，谭延闿下令设立长沙商埠马路工程处，并拟定了《长沙北关外商埠马路工程计划书》，但动荡不安的时局，让这个规划成了一纸空文。

1920年7月，谭延闿第三次主政湖南，他又重新开始拾掇谋划已久的大业。这年8月，他下令设立长沙市市政厅，“统辖全市执行市政之权”。随即发布了《长沙筹备市政说明书》和《长沙市政计划书》。将铲平城墙列为长沙市政工程的第一件要事：“长沙市政工程，第一莫如铲平城垣，并修筑环城马路，以除障碍，而得交通……”到1923年，长沙市公所下设的马路工程处成立，环城马路的修筑工程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。“拆墙修路扩城”，成为当时响彻全城的口号，声势之浩大，推进之迅猛，前所未有。路之所向，逢房拆房，遇墙推墙，堪称近

代以来长沙规模最大的一次旧城拆除改造行动。这个大动作，将长沙变成了一个工地。随着梅雨的消息，修路的师傅们纷纷走出家门，来到了修路的工地上。挑砂的、和泥的、打夯的……劳动者的号子，伴随着暑气的升腾，响彻这座古城的上空。原本守护着城民安宁的古城墙，一节又一节，一段又一段，在原地轰然倒塌，现场腾起了一片扑鼻而来的灰尘……

这时，一中年男子实在坐不住了。眼瞅着渗透长沙血脉的13个城门口，一个个悄无声息地消失，他有一种这座古城的灵与魂正在灰飞烟灭的感觉。到1924年，长沙古城因为修路行动，已经只剩下最后一段古城墙了！

不行，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！这位中年汉子从檀木箱子中拿出压箱底的黑色长衫，穿戴整齐后，顺手从家中堂屋八仙桌上的青花瓷瓶中倒满一杯茶，一饮而尽之。随即发布了《长沙筹备市政说明书》和《长沙市政计划书》。将铲平城墙列为长沙市政工程的第一件要事：“长沙市政工程，第一莫如铲平城垣，并修筑环城马路，以除障碍，而得交通……”到1923年，长沙市公所下设的马路工程处成立，环城马路的修筑工程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。“拆墙修路扩城”，成为当时响彻全城的口号，声势之浩大，推进之迅猛，前所未有。路之所向，逢房拆房，遇墙推墙，堪称近

代的长远意义。所以，对于修筑长沙首条环城公路这样的大手笔，他是积极支持和尽力推动的。但当修马路与毁城墙两个砝码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时，生于斯、长于斯的曹典球，心理的平衡慢慢倾斜了，他无法再向前迈开修马路而毁古城的步伐。在多方奔走、劝说无效的情况下，这位性格温和而内心坚定的47岁中年汉子，终于忍不住了，由听令者变成了抗令者，毅然决然使出了誓与城墙共存亡这一招。

这一招，终于留住了一堵墙。当年8月，这里被辟为市民公园，这是长沙市的第一个市民公园。1932年，这里又建立了长沙首个儿童健康公园，时任长沙市市长的何元文，还特意写了一幅既有童趣、又有深意的春联：“何云童子无知，但看攘往熙来，尽是天真活泼，须识后生可畏，等待名成业就，毋忘园里嬉游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已过古稀之年的曹老先生，有次登临天心阁看菊花展，看着眼前的人流如潮、笑声阵阵，遥想当年自己的挺身而出、孤身奋战，不由百感交集、老泪横流。感慨系之，他当即赋诗一首：“高阁何由得此名，清初明代尚纷争。天心哪得人窥见，地骨应同岳构成。新植黄花无瘦损，分流碧浪示和平。忍思少壮登临日，狂笑翻催老泪横。”

1959年6月27日，当时担任省政协常委、省文史馆副馆长的曹典球，突然接到邀请，去蓉园参加一个晚宴。就是这个邀请，让曹老更加明白了当年的舍命付出，是多么值得。当晚，进入蓉园后，他万万没想到，点名要他参加晚餐的，竟然是毛泽东主席。当时一起用餐的还有程潜、唐生智、周世钊等湖南各界名士，82岁的曹典球是受邀客人中最年长者，毛泽东特意请他坐到身边去。席间，毛泽东特别提到曹老保护天心阁古城墙的壮举：“听说在1924年，是好谷（曹典球字）老先生的一股霸蛮的韧劲，才保留了长沙的部分古城墙和天心阁，这种精神能可贵呀！”毛泽东说到这里，向典球老先生竖起了大拇指，在座各位纷纷向曹老投来敬佩的眼光。

天心阁的古城墙可以做证，霸得蛮的韧劲，一直深植在长沙人的精神血脉之中！

时下的长沙，虽然已经进入秋季，但热浪还是一阵又一阵地袭来。像长沙的天气一样，人们对这座千古古城的关注，一直保持着热度；别具风韵的长沙，总有一束束光，吸引世人的注目和向往。在这些光束中，有一束光来自古城东南的天心阁。

最近，天心阁频频名列长沙热搜榜，大家在搜什么？搜古阁的前世，这里是长沙的第一个市民公园，今年恰逢天心阁开辟为市民公园整整100年；搜名楼的今生，这里正在建设全省首个光影公园，不久便向市民开放，千年之前的观星之所，将在这里呈现手可摘星辰的现实场景，长沙人将切身感受梦想照进现实的美妙和浪漫；搜阁上的血脉，千古名阁，只是长沙一角，但正是这块方寸之地，浸透了这座古城的喜与悲、笑与泪、血与火。

长沙三千年，都在光影里。作为长沙现存唯一古城墙遗址，登临天心阁更深层的意义，是探寻千年古城的根和脉，触摸现代星城的灵与魂……

第二章 天心哪得人窥见 地骨应同岳构成

这一角的所在，名为天心阁，这是一个境界辽阔的名字——“天高地迥，心旷神怡。”

这一搏的汉子，名叫曹典球，这是一种城市精神的传承——“眼观天心，脚踏地骨。”

曹典球为何方神圣？那堵墙关他什么事，何至于舍命相护？曹先生是从长沙县黄花镇（出生地当时叫万寿曹家坪）走出来的奇才。他的经历很奇特，出生于1877年的曹典球，一生经历清末、民国、新中国三个阶段。在民国时期，他虽然一直无党无派，但在政界左右逢源、风生水起，任过南京政府教育部主事，当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，1934年至1935年，还代理过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。他的产业之路，更是创造了当时的奇迹。1895年，时年18岁的曹典球，通过长沙县、府、院三场应试，与杨昌济、徐特立为同科秀才。虽是科举出身，但丝毫没有迂腐之气。1912年，曹典球襄办湖南官矿局，创办了黑铅冶炼厂，率先形成了开采冶炼产业链。1914年，他担任汉阳造纸厂厂长，一改传统经营方式，率先引进美国造纸机器，并聘请美国工程师，当时被誉为“官督厂办”之最大者，亦中国造纸厂之翘楚也”。1916年8月，谭延闿任命曹典球为湖南造币厂厂长，不久他又集资开办一家炼锡厂。在三湘工商界，曹典球是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带头大哥。在教育界，曹典球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1922年，曹典球用自己多年积蓄创办文艺中学，后来又创办文艺中学，长沙和平解放后，曹典球将文艺中学无偿献给国家。长沙的文艺路就是因为纪念文艺中学而得名。后来，文艺中学与另外几所学校合并，组建湖南工业技术学校，并发展成为长沙有色金属专科学校（现已并入中南大学）。

让曹典球名留青史的，其实不是他的纵横政界，不是他的教育义举，也不是他的产业传奇，而是他的护墙壮举。长沙当时修环城公路，曹典球担任一重要的职位：长沙市公所总理。这个位置其实就是直接负责管理和执行环城公路建设的，他的工作方式应该就是“上有令所，下必行动”。精于实务的曹典球，也应该深知开埠通商、修路拓城对于城市发展

100年前的初夏时节，一场又一场梅雨，将长沙浇了个透，整个城市弥漫着一种剪不断、理还乱的情绪。彼时的长沙，正在干着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：修筑长沙首条环城公路。

修环城公路，是三度主政湖南的谭延闿实施“新政”力推的大事。1912年，时任湖南都督的谭延闿，上任伊始，便下定决心，要拆除长沙旧日城墙，修筑环城公路。但因当时军阀混战，政局动荡，这个计划没有实施。到1917年，再度督湘的谭延闿还是心心念念他的梦想，将环城公路正式纳入长沙市政建设的议事日程。1917年1月，谭延闿下令设立长沙商埠马路工程处，并拟定了《长沙北关外商埠马路工程计划书》，但动荡不安的时局，让这个规划成了一纸空文。

1920年7月，谭延闿第三次主政湖南，他又重新开始拾掇谋划已久的大业。这年8月，他下令设立长沙市市政厅，“统辖全市执行市政之权”。随即发布了《长沙筹备市政说明书》和《长沙市政计划书》。将铲平城墙列为长沙市政工程的第一件要事：“长沙市政工程，第一莫如铲平城垣，并修筑环城马路，以除障碍，而得交通……”到1923年，长沙市公所下设的马路工程处成立，环城马路的修筑工程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。“拆墙修路扩城”，成为当时响彻全城的口号，声势之浩大，推进之迅猛，前所未有。路之所向，逢房拆房，遇墙推墙，堪称近

代的长远意义。所以，对于修筑长沙首条环城公路这样的大手笔，他是积极支持和尽力推动的。但当修马路与毁城墙两个砝码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时，生于斯、长于斯的曹典球，心理的平衡慢慢倾斜了，他无法再向前迈开修马路而毁古城的步伐。在多方奔走、劝说无效的情况下，这位性格温和而内心坚定的47岁中年汉子，终于忍不住了，由听令者变成了抗令者，毅然决然使出了誓与城墙共存亡这一招。

这一招，终于留住了一堵墙。当年8月，这里被辟为市民公园，这是长沙市的第一个市民公园。1932年，这里又建立了长沙首个儿童健康公园，时任长沙市市长的何元文，还特意写了一幅既有童趣、又有深意的春联：“何云童子无知，但看攘往熙来，尽是天真活泼，须识后生可畏，等待名成业就，毋忘园里嬉游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已过古稀之年的曹老先生，有次登临天心阁看菊花展，看着眼前的人流如潮、笑声阵阵，遥想当年自己的挺身而出、孤身奋战，不由百感交集、老泪横流。感慨系之，他当即赋诗一首：“高阁何由得此名，清初明代尚纷争。天心哪得人窥见，地骨应同岳构成。新植黄花无瘦损，分流碧浪示和平。忍思少壮登临日，狂笑翻催老泪横。”

1959年6月27日，当时担任省政协常委、省文史馆副馆长的曹典球，突然接到邀请，去蓉园参加一个晚宴。就是这个邀请，让曹老更加明白了当年的舍命付出，是多么值得。当晚，进入蓉园后，他万万没想到，点名要他参加晚餐的，竟然是毛泽东主席。当时一起用餐的还有程潜、唐生智、周世钊等湖南各界名士，82岁的曹典球是受邀客人中最年长者，毛泽东特意请他坐到身边去。席间，毛泽东特别提到曹老保护天心阁古城墙的壮举：“听说在1924年，是好谷（曹典球字）老先生的一股霸蛮的韧劲，才保留了长沙的部分古城墙和天心阁，这种精神能可贵呀！”毛泽东说到这里，向典球老先生竖起了大拇指，在座各位纷纷向曹老投来敬佩的眼光。

天心阁的古城墙可以做证，霸得蛮的韧劲，一直深植在长沙人的精神血脉之中！